

天真閣集

天真閣集卷四十三

文五

昭文 孫原湘 子瀟

雜著

甲子歲水災紀事

甲子歲春陰自正月至四月常在雨聲中過屈指不及一月晴
三月初六日夜有大星自東南墜於西北其色白其長竟天約
兩時許其光始斂五月八日初昏月如暈始三四圍漸至七八
圍五色俱備中如水銀泛濫光若圓鑑忘其爲上弦矣自五月
二日始連雨七晝夜十二日又雨至二十日止廿二日至廿五
日晝夜雨其勢益大廿八日夜猛雨大雷電自廿九至初四時
雨時止無一日晴也自廿三以後低田盡沒東南諸鄉悉成巨
浸東西兩湖相通舟從田晦中行秋報門外形勢稍高人舍中

水高二尺餘其他可知已稍能自結者移牀竈於屋以繖自蔽
既以避水亦防飢者之奪食也飢民告荒者見城市中餅餌輒
行取食官不能禁至廿八以後水勢益長雨縣縣不休於是強
者遂生覬覦之心聚衆數百人取鄉間富戶屯積之米劫掠一
空此風近南諸鄉尤甚間有豪雄之家陰募拳勇夜以烏鎗自
衛僅而獲免初一日以後南鄉飢民悉聚州塘口船過則肆其
要取其始不過竹篙蘆片藉口爲築圍岸及覆蔽之計見有錢
米亦稍稍劫奪漸至衣服行李無所不取其後則幾於搗竿而
起矣初一日觀察許自郡城回兩邑侯郊迎於十里亭外戴渡
飢民連舟橫截請發常平積穀又請履晦而勘輿情洵洵兩公
幾掀於淖觀察舟中所備膳食頃刻有噴其饌悉果饑腹諸公
皆乘小舸易服而遁自此飢民益肆無忌憚矣布商馬姓載錢

千緡自艤城還至吳塔見一舟鳴鉦爲號須臾十餘舟自小港
出悉以竹竿揭白布爲旗索取蘆篷竹篙一捲而去猶未登其
舟也至張家澱情形於吳塔相似然席與篙旣盡至以艤板給
之猶未侵其貨也至戴渡則其勢益熾以爆竹爲號炮集衆至
數十艘悉用青布爲旗公然登舟搜括千餘緡頃刻竟盡狼藉
於水者不計焉烏摩自政教之衰人心思亂久矣幸而屢豐年
熙熙恬恬相汨於淫蕩無恥一遇災祲旣無蓋藏內狃於貧惰
之習外肆其黷悍之性欲其束手待斃也得乎民之請發積穀
也或有詰之曰麥登於場寧不足以自療如慮籽粒無收此秋
冬之患耳奈何遽作不靖耶斯言也豈不謂然顧特未設身處
地思之耳夫民豈盡有田可耕哉大率爲佃者半爲傭作者半
自夏徂秋爲人蒔灌耘穫男婦老穉皆傭食於人卽有佃田者

或數晦或十數晦止矣彼此更助亦彼此更相食稍有隙則張網撈蝦刺并鬻薪以自食其力今麥既歉收所收麥半爲秧種之費盡遭漂沒僅存數斗自顧之不暇傭作者將爲誰傭抑爲誰作耶其宅資食之計室家淹沒人盡牽舟爲屋矣柴薪溼爛低橋悉不能通魚蝦之利大水則轉絀若輩之飢餓殆天絕之矣非上之人周給而撫卹之其將誰告歟烏辱教之以禮義廉恥使民守死而不爲盜者政之上也崇節儉厚儲備使民遇灾而不被其害者政之中也若夫臨事而籌遇灾而懼補偏救俾民知所感畏而不敢狃於惡政之下也余故備書天灾之時日與被灾之情形以告當事及鄉黨有力者

書河南濬縣邢烈婦事

烈婦縣農家女適袁興旺興旺後母任奇淫所私牛文謹者尤

桀黠豔婦色使任誘之不得則使凌虐之婦益謹任使興旺爲之地婦泣曰死耳若我夫不能庇我我惟死以自庇不能效若母爲禽獸行也諸奸聞之銜入骨謀強辱婦婦覺宵遁將自沉也遇族人某送歸其父父畏任仍以歸文謹挾其父書女再逃杖死勿論而使唐有惠代之書夜二鼓使任興旺裸婦鞭數百不死使唐敬存助之婦方震聲徹垣外唐再萬聞踰而入以大繩縋之梁而躡持繩至五鼓燈盡敬存撲以死敬存再萬有惠皆文謹黨也文謹令興旺刀畫婦作自頸狀狀縣令廉得實上其獄於羈幕僚以數人償一人爲言獄幾變會代守者至卒論如律事聞 予烈婦旌

書衛烈婦

烈婦衛氏適陳某系以衛者示義絕於夫也曷爲而義絕夫殺

之也夫之母及妹淫而悍所往來多胥隸見婦咸喏曰此汝家錢樹子也百計誘脅之不少動母怒縮其食日與麥屑半升而虐使如鼃婢一日母女方作饅饅使婦餽治故偷減入鼃以陷婦而聲諸鄰婦無以自明雉經死未絕也母覺之曰汝乃欲陷我乎母女箠楚交下且曰此汝自作如學好且與美衣食耳婦曰若是不如殺我女遽以厨刀授婦婦不得已自割顧傷淺不能死女手了之乃舁諸牀作自刎狀時嘉慶二十年七月初三日也女與母謀使翁持餅告其家言婦不德夜盡運貲重入宅氏畱老媪守婦尸媪固婦從嫁者頗洩其死狀於人次日始以婦自刎報而媪以中惡死矣又次日縣官來驗仵人報刀傷一寸七分官曰自刎耶曰然左手耶曰然婦兩兄瞠焉但知索婦齎飾終而已論者曰婦之死姑與女殺之翁與聞之夫無與焉

不鳴冤非夫責也孫子曰是夫殺之也母之欲殺婦久矣廢不能全則託於婦不宜於舅姑絕之可也絕之正所以全之也隱忍苟安至陷其母以淫惡而殺賢婦不得以凱風之例寬之也然則何以寬其兄曰愧之也猶曰是何足與言云爾

書周伶

客有見天真閣額而問焉者告之曰歌者晚卿書也客曰先生過矣奚取乎晚卿書也曰予之名是閣久矣未得書之之人今始得晚卿微晚卿不能書也曷爲乎微晚卿不能書書之而有愧乎天真者猶勿書也今之獄獄者磽磽者臨之以利而骹如也脅之以勢而貼如也則其所爲獄獄者磽磽者皆僞也凡至余室者譽我者慰我者規我者服膺我者察其辭皆有所爲也觀其色非出於誠也及退而不能無後言也則所謂譽與慰亦

僞也。晚卿之業歌也。芥千金而弗盼也。藐諸侯而勿視也。拂之而無愠。娛之而勿喜。惕之而屹如。瞋之而泊如。呼之不能來。推之不能去。其一歌一哭一嘔一笑。無非天真也。其接於予也。學書學詩而外無所請也。嘗諷之改業曰。棄所習而忍寒餓心則甘矣。如老母何。與之金輒拒曰。公亦以是啗我。請從此辭。一日醉強之歌曰。公猶以歌畜我乎。雖然。願爲公壽。於是遏雲一聲雙淚俱下。終莫測其所以然也。晚卿殆純乎天真者也。客笑曰。先生之所取在是。今之三尺童子。昧威利。任喜怒。其歌哭嘔笑皆天真也。以天真取人。其爲晚卿也多矣。而獨取乎晚卿先生。其有惑志於晚卿者與。曰。今之嶽嶽者。礪礪者。譽我者。慰我者。皆自童子來也。入世既深。則天真汨矣。晚卿之業歌也。曰。以其僞喜怒。僞歌哭。肆應於外。而獨葆其真於內。是晚卿者。優而士。

而今之人大半士而優者也故曰微晚卿弗能書也客於是整
容作色而起曰先生誠過矣荀卿不云乎禮義者生於聖人之
僞彼嶽嶽者礲礲者譽與慰於先生者皆禮義之教也先生其
能自外於禮義乎何取乎其真曰誠若乎予之惑志於晚卿也
又奚辭焉晚卿姓周氏名成元吳縣人

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陵陽李心傳撰心傳於端平中嘗
修十三朝會要通知掌故特就高宗一朝之事重加纂述以國
史日歷爲主而參之以稗史家乘其有纖悉異同之處臚採諸
說折衷以求其當或云不取或云從之或云當參考詳審精密
較之李巽巖長編用心尤過之無論熊克張鑑也蓋當時南北

隔絕傳聞異詞卽案牘奏報亦多失實得心傳此編而是非褒貶使人尋繹自見此卽春秋傳信傳疑之法也夫豈繁稱博引以自誇漁獵之富哉至其直書張浚之事於舉朝附和之中存三代直道之意可以抗劉時舉之風節而破朱紫易之門戶斯尤不媿儒林矣惜隆興以後續編蜀亂散失不可復得耳

皇山人影宋刊手抄續談助跋

續談助五卷宋槧旣軼世間絕少傳本此爲茶腰閣主人手抄本卷首有錢遵王藏書印下有朱彝尊印述古每得奇書多爲竹垞借閱故也向藏吾鄉汪東山殿撰家後爲子和觀察所得余過味經書屋得以展玩古香可挹觸手如新不獨奇文秘冊足資眼福卽皇山人手書亦可寶貴也第五卷抄李少監營造法式惜乎不全猶憶淵如屢次札來屬覓此書苦無以應今於

此書中得之而今蔡伯淵已歸道山子和則宿草已久展閱之餘不勝人琴之感矣

影宋刊抄本營造法式跋

從來制器尙象聖人之道寓規矩準繩之用所以示人以法天象地邪正曲直之辨故作爲宮室臺榭使居其中者寓目無非準則而匪僻淫蕩之心以遏匪直爲示巧適觀而已宋李明仲營造法式紹聖中奉敕重修內四十九篇原本經傳講求成法深合古人飭材庀事之義其三百八篇亦出自來工作相傳經久可用之法明仲固博洽之士所述雖藝事而不詭於道如此顧宋槧旣不可得四庫全書本亦范氏天一閣所進影抄宋本內缺三十一卷本作制度圖樣從永樂大典中補入至人間傳本絕少向聞錢遵王家有影宋完本淵如觀察兄嘗厲書屬爲

購求徧訪不得閱二十餘稔矣今年秋子和孫伯元以此本見示云假之張氏張氏蓋新得之毘城陶氏者伯元手自抄錄并倩名手爲之圖樣界畫從此人間秘笈頓有兩分爲之歡喜慶幸惜淵如子和之不得見也述古書目稱趙元度得營造法式中缺十餘卷先後搜訪借抄竭二十餘年之力始爲完書圖樣界畫費錢五萬命長安夏工始能措手前人一書之艱得如此今伯元年甚少夔素好古每得奇籍輒自抄寫卽此書之圖樣界畫精妙迥出月霄本上以余與子和積願未見之書曰元能以勇猛精進之心成此善舉子和爲有孫矣爲識于卷尾以告後之讀是書者

跋宋刊重校證潛人書

右南陽潛人書十八卷宋吳興朱肱翼中撰以仲景傷寒方論

各依類聚爲之問答仲景南陽人涪人者本華陀語也政和元年肱初進此書原名傷寒百問武夷張藏作序易此名五年去官後復加改正并證與方兩卷爲一卷八年刊成故曰重校證涪人書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並載二十卷今觀其所進表亦云一函八策共二十卷則知當時原書本二十卷後旣并證與方爲一卷或以十九卷爲奇零更并他卷存十八卷也從來發揮仲景之說者多推龐安常傷寒論而此書辯證尤悉卽第一卷經絡諸圖經緯分明已有洞見垣一方意是書祇有宋刻別無傳本芙川得之百宋一廬珍爲奇祕愚謂他書可祕此書不可祕亟宜傳錄數分以廣流布亦濟世之一端也

跋元槧書史會要

陶南邨書史會要辨六書之公襲究八法之精微上自羲軒下

建明初甄綜靡遺原委畢具吾鄉馮寶伯撰書法正傳於是編多所采錄原書九卷末附補遺一卷按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補遺之前有續編一卷爲朱謀聖撰所載皆明人今闕而補遺之後有攷詳三十人別爲二頁則又四庫目錄所未載也顧澗齋得之武林以歸黃薨圃今在張生芙川處卷末有錢竹汀宮詹讀歎是編雖明初書而收藏家絕少此係祖刻良足珍也

李氏續通鑑長編跋

宋李文簡續資治通鑑長編共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宋代祇有繕寫本自治平以後未經鏤版康熙中徐尚書乾學於泰興藏書家得一百七十五卷進之於 朝所載僅至英宗而止其神哲以下四朝秀水朱氏稱其失傳已久今 七閣所儲永樂大典中錄出之本五百二十卷自熙寧迄元符三十餘年

事蹟粲然具在誠史部之甲觀也里中張君月霄從錢唐何氏購得傳抄之本以澄字版排印既成惠然以一分見貽盡兩月之功流覽畧徧乃喟然歎文簡當日用心之勤而此書真一代之良史也今卽其所舉最大事者數條考之其於開寶之禪首採吳僧文瑩之言及蔡惇直筆然後參以程德元傳及涑水紀聞傳疑也其於涪陵之貶引建隆遺事而實之以太宗卽位之初廷美尹開封德恭授貴州防禦使與太祖傳位之跡畧相似以明傳聞之說未可全棄著實也於澶淵之盟則引陳瑩中之言以爲寇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而在於畫百年無事之策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歷之悔且可無靖康之禍其意直謂靖康之事皆由景德誤之原禍始也於西夏之封先載富弼一疏復載吳育邊備之疏田況邊兵之奏而實以韓琦家乘之汰邊

兵及分遣內臣汰諸路兵彰國弱之本也於英宗之復辟則首著韓琦之諫及光獻撤簾事以補實錄所不載而於蔡氏直筆邵氏見聞王氏別錄所載太后不樂還政等語並削去明臣道之權也至於熙寧之更新元祐之圖舊則尤旁參互審辨昇析同使邪正心迹纖毫莫隱尤人所難言者凡此數事淺識旣不能言拘儒又不敢言而文簡以宋臣言宋事獨能繼南董之筆援春秋之義發憤討論使衆說咸歸於一厥功不在司馬氏下矣生逢右文之世獲覩秘籍以助讀史者之考證不可謂非至幸而月霄能使人間未有之書一時頓有一二百分流布藝林其用意尤可尙也輒爲欣喜識之

跋孔平仲續世說

孔毅甫續世說十二卷編唐及五代事以續劉義慶之書王漁

洋居易錄稱其書久逸武林何寢華從宋刊本影寫以售吾邑張氏其敘述之名雋誠不如義慶原書然所載詳於書善而畧於紀惡至直諫一門敘錄尤備以資觀覽誠足以爲千秋之龜鑑錢遵王謂其爲東家之贖未免過矣毅甫別有談苑四卷多雜撫諸書成之其不見於他說者或至失實趙與峕賓退錄疑其爲依託以此書証之其說洵不誣也

三蘇先生文粹跋

宋板大字本三蘇文粹七十卷不著編輯名氏凡老泉十一卷東坡三十二卷頴濱二十七卷闕卷十一至十八廿二至廿四廿九至三十五四十八至五十五十三至五十九七十共抄補者廿九卷存者五十一卷點畫嚴整楮墨閒古香浮動逼真宋槧宋印惟老泉文後附詩廿二首東坡頴濱詩皆不錄文章與

近時諸梨本微有異同處惜未得宋梨小字本一校耳稽瑞樓有宋梨增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殘本四冊想又別是一本則知是書在南宋時已盛行矣張生芙川得之慶日精廬屬爲之跋

跋郭公言行錄

元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福州路教授徐東所編及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則當時投贈詩文碑記也黃薺圃士禮居購得元槧本後歸張月霄慶日精廬張生芙川從月霄假歸影寫完帙而以言行錄應入史類傳記另裝一冊敏行錄應入總集類分裝三冊曰言行錄者仿名臣言行錄之意也曰敏行錄者猶甘棠集之類也郭公名郁字文卿汴之封邱人金末避兵遷大名由江淮樞密院令史歷官福建都轉運鹽使按蘇天爵元

朝名臣事畧自穆呼哩至劉因四十七人無文卿名徧考元文類元風雅天下同文集俱未之著錢竹汀養新錄稱爲自來蒐輯元代藝文者所未之及誠海內之秘笈也

跋劉克詩說

宋儒說詩自歐陽氏以下無不與毛鄭異同者然歐公之言曰學者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偃偃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吾未之信也是歐公特不曲徇小序未嘗輕詆也自朱子用鄭樵之說攻擊詩序而序幾廢矣淳祐中信安劉坦刊行其父克所著詩說十二卷宋志及焦氏經籍志均未之載朱竹垞經義攷稱崑山徐氏傳是樓藏有宋雕本後有吳匏菴題識而第二第九第十卷都闕近年何寢華購得徐氏本影寫

兩分以售陳子準張月霄張生伯元從兩家轉抄見示余得借讀其書大抵專攻詩序以爲序果盡出子夏之手則亦未折衷於聖人況其失浸遠大半毛公以後經師所演如云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是何等語卽果有之豈恥言人過之義如魯文姜旣謂莊公不能防閑爲二國患又謂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事之粗者差舛如此何論精微至引孟子所云詩亡謂學詩以詩序爲宗詩人之旨雖有存焉者寡矣是之謂詩亡其指擊可謂不遺餘力矣而其取義新確論議融暢較之慈湖之放誕詆諆者固自有間至其論二南謂武王未勝殷以前不敢以王化自居託南以言化繫以周召者周之至德十亂之力故以周公爲王者之風召公相文武曰闢國百里故以召公爲諸侯之風不繫之文王而繫之周召蓋所以共成周家之至德者二

公之力故以是明文王之心焉其識解尤精

跋說文解字補義

包魯伯說文解字十二卷吾邑錢氏述古毛氏汲古俱未著錄知人間流傳者鮮矣此本係張生伯元從張月霄假錄副本原本乃元時舊槧月霄得之李氏書肆者也其書依五音韻譜例分四聲編次稍失原書面目而音義一仍鄒氏原文亦間引徐氏之說其以已意發明者別以補義曰別之其言旁推交通大旨歸於風雅勵俗不徒沾沾於音韻訓詁之學也其最精者釋仁字曰仁者人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从二者以已及也釋恕字曰如心爲恕蓋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推已以及物也若仁則以已及物不待推矣鄒氏直訓恕爲仁不可也釋義字曰美善之學皆从羊制事合宜則美善矣从我以

其在我而非在物也觀此則告子義外之說不辨而自明凡若此類皆發揮精義足以羽翼經傳異於標新領異以求悅人者也其論書也則謂上古制字以之紀言紀事所以垂範後世使遵而行之以爲修己治人之學苟取一字深求其義反之於身卽道之所在春秋之世猶以反正爲乏之類形諸言論以明事理後世變竹簡木枲而爲紙墨字益繁富而姦僞日滋戾乎六書之本義矣而尤病鍾元常王逸少變篆爲隸使古學泯然惟取姿媚至造八法結構之說浮靡相煽以至泐碑殘墨重帑購求玩物喪志德藝消滅烏虜何言之憤而切也魯伯當元順帝末造目覩夫綱紀廢墜風教頽靡憤時嫉俗之見悉於是編發之卷首有自序惜僅存尾頁矣而其悲天憫人之志扶持世教之心猶可循覽而得則是書雖小學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者匪

淺鮮也

書柳子厚桐葉封弟辨後

公之意不在封唐叔戒成王戲耳以桐葉封弟猶戲之近禮者故托於賀以爲戒曰天子不可戲乃公之本意封弟自出於王非公教之也子厚以爲王之弟當封宜以時言於王不待戲而成之不當封乃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不得爲聖叔爲天子弟當封叔方小弱非封之時不得咎公不以時言於王其因戲而賀以成之直謂天子必無戲與其不封而使王居戲之名毋寧封之以明天子非戲也所以深諱王之戲也其深諱之乃所以深戒之也若叔之就封必擇賢人爲之輔如酒誥所稱太史友內史友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無患其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主也此尤不足爲公病子厚又以設王以桐葉戲

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弟本可封非婦寺之比設以成王而與婦寺爲戲公必以不善輔王深自引咎退而避位使王之自悟尙肯教王遂其過乎以此難公淺之乎窺聖人矣然則曷不言規之封弟非禮之失與弟戲友愛之情可原於此而必正言規之是真所謂束縛之馳驟之矣且規之則不得遂其封適使王成其戲也

書斜川集屬本後

此世所傳抄之斜川集也嘉慶戊辰歲太倉馮立方以之見遺按其題中所遊歷所贈答與夫詩中子劉子云云疑與叔黨不合因憶上吳居父二絕見劉龍洲集屬太鴻宋詩紀事亦誤作叔黨不知江淮老病及槐花舉子之語與叔黨平生蹤蹟殊不類也旣閱王弇州題跋乃知以劉集充斜川自元季已然蓋因

其名與叔黨混耳湖賈往往以贗本鉤致厚價好事者家置一編而蘭亭真本人囊絕響久矣嘉慶辛未八月于役毘陵趙味辛司馬以所刻斜川集見贈開卷卽侍親遊羅浮道院詩和叔父浴罷詩其事其文按之坡集歷歷可攷方乾隆癸巳甲午間朝廷詔開四庫館時山左周編脩永年從永樂大典中錄出味辛曾於翁覃溪學士蘇齋見之未及錄藁爲恨會仁和吳君元長得之於孫中翰溶寓齋以寄其鄉鮑君以文味辛適在浙見而喜極欲狂爲之校正付梓其後法梧門庶子充唐文館總纂復從大典錄得詩文如千首定爲補遺二卷合前刻共得八卷於是廬山面目始識其真而此本之爲龍洲集數年蓄疑至此頓釋不特叔黨之文章爭先快觀而此集亦得雄長藝林不致桃僵李代之混矣

跋影宋抄本陸士龍集

陸士龍集十卷慶元中徐民瞻刻於華亭縣齋與士衡集合爲晉二俊文集正德時陸元大重刻都元敬頗以錄本譌誤爲言而不及民瞻序可知宋槧明時已渺流傳矣此本爲影宋鈔本文休承得之武陵市卷首有竹垞兩印原止一本張生伯元重裝析之爲二雖未得見宋本觀此已較明本迴勝耳

跋擊壤集

康節先生擊壤集寓易理於韻語所謂俯拾卽是與道大適者其風韻勝絕處後來惟陳白沙得其元微此事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此宋刻殘本係季滄葦家物僅存三四五六三卷首二卷亦季氏舊抄黃蕘圃得之嚴二酉自第十一卷至二十卷以元時翻宋本補之尙缺第七至第十卷復假陵日精廬所

藏元鑄本抄足遂成完帙百宋一歷賦所云證擊壤於泰輿是也今蕘翁往矣此書歸之張生芙川芙川屬爲識之如此

跋影宋精抄足本張于湖詞集

于湖詞沈雄跌宕專學東坡嘗於建康畱守席上賦六洲歌頭慷慨激昂主人爲之罷宴草窗選絕妙好詞以集中念奴嬌一闕壓卷其爲當時見重如此汲古閣刊本以初得一卷刻成後續得全集故篇次不無移易此冊的係原本洵可寶貴惟舛譌處頗多須一校正之耳

跋元槧張文忠公雲莊類稿二十八卷原本

元張文忠公爲一代名臣所陳時政疏十條忠心苦語不減劉安世陳次升風節固爲有元之冠而其文章胎原姚牧蠡淵奧昭朗卽不逮道園亦當驂驪馬石田柳待制之間惜元刻外世

無傳本四庫全書目錄作二十四卷稱原本殘缺從永樂大典校補則知是集久無完本張生伯元從月霄張氏從此元鑄本二十八卷完善無闕後更有附錄一卷晴窗展玩古香襲人惜間有爛板處無佗本可以校補耳審收藏諸印知此書閱人多矣卷末有堅蕉居士則固爲傳是樓中物也

跋黃豫章先生別集

黃山谷集三種曰內集洪炎所編所謂退聽堂本者也曰外集李彤所編所謂邱濬藏本者也此別集二十卷文節孫營編刻於淳熙九年別有詞一卷簡尺二卷又年譜三卷則編於慶元五年蓋外集繼內集而編別集又繼內外兩集而編年譜則專爲詩文集而作也明嘉靖中刻本有蜀人徐岱序卷次分類一依宋本其他刻本或刪并卷次或移易分類均失原本面目矣

此本相傳是宋槧原本與嘉靖本相校誠屬不同然攷外集第
十四卷送鄧愼思歸長沙詩愼字空格注云今上御名此本果
刻於淳熙時則愼字亦應謹避今卷中愼字並無闕筆細審紙
色行列其爲元翻本無疑惜失去詞簡年譜張生伯元云素修
吳氏有年譜三卷與此本絕相類吳氏珍爲宋槧惜未獲合璧
耳

天眞閣集卷四十三

天真閣集卷四十四

文六

昭文 孫原湘 子瀟

跋

跋揭文安集後

揭曼碩在元時以詩名與虞道園楊仲宏范德機稱四家而其文亦嚴整有法度一時碑版巨製多屬撰著雖未克與道園抗衡要當在黃文獻歐陽圭齋之間其全集爲變理普化所編共十四卷茲文粹五十七篇不分卷帙明楊士奇所選定黃堯圃家藏有刻本卷首有文安傳此抄本係張子和家所藏予從子和孫伯元借讀并錄其副其中如上李秦公書與胡汲仲書富州學記涿州孔子廟禮器記雙節廟碑題昔刺使宋圖後諸篇皆淹雅閑肆足以發揮至理上窺韓歐按公文見於蘇伯修元

文類者茲數篇皆未入選而伯修所錄桂陽縣尹范君墓志銘李節婦傳又茲編所未及也

蕭閒老人明秀集跋

金蔡松年撰松年字伯堅本杭人長於汴都從父靖除真定府判官遂爲真定人累官吏部尙書參知政事進右丞相卒封吳國公諡文簡明秀峯在汴梁公與梁愼修許師聖田唐卿輩觴詠處集以是名蕭閒老人其退居後自號也原集六卷魏道明注今存一至三三卷金人專集傳世者自元遺山外惟潯南淦水數家茲集久不著錄陳子準得之郡城周氏月霄芙川輾轉傳錄出以見示松年詞與吳彥高齊名稱吳蔡體朱竹垞詞綜僅錄尉遲杯一闕萬紅友詞律祇收月華清一闕按全集目錄月華清在第四卷尉遲杯在第五卷俱在此三卷之外後三卷

尙有百餘闕今所存者七十二闕耳零璣賸璧彌足珪璣卽雷溪之注雖失之繁冗而於當時酬贈諸君俱一一詳其仕履亦足以補中州集之未備也

跋定武蘭亭何氏本

姜白石言蘭亭本以有鋒芒稜角爲正近世五字未損本旣不可得得東易本便足寶貴此本猶明季王氏所搨鋒穎神采尙十得三四惟舊傳薛紹彭刻損湍流帶右天五字今按湍字不損何士英跋僅云天流帶右孫退谷銷夏記則云羣帶右流天當以孫記爲是耳

跋王獻之行書洛神賦帖

嘗于詒安邵氏見羣玉堂帖王右軍行書洛神賦爲韓偓冑藏本筆致古逸真有驚鴻游龍之勢大令此書波磔點畫純乎習

其家學柳公權所謂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閒合有數本固不僅小楷十三行也按庚子銷夏記云丁亥之春於報國寺松下見右軍洛神作爲昇寶越數日復見大令全文昔宋董廣川最稱該博其書跋云逸少此賦當爲第一今無復存者但子敬所書猶傳是廣川止見大令洛神未見右軍書余行年六十始獲睹此良厚幸矣觀此則知洛神全文宋時已爲藝林寶貴特未審退谷老人所見卽是本抑未知此本亦是羣玉堂中物否耳書此以俟博雅君子審定

題雙鉤陶靖節自書詩卷後

右陶靖節先生自書擬古九首及雜詩十二首之三真蹟舊藏沁水張一齋侍御處此爲侍御雙鉤本就其輪廓周規折矩不失晉人法度令人想見廬山面目也顧傳稱先生所著文章皆

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書晉氏年號今按丙辰爲安帝義熙十二年不應但書甲子而詩中首易薇山河改諸語又似永初以後之作按之文集編亦最後姑識于此以俟博雅君子

跋顧雪坡雙鉤西嶽華山廟碑

西嶽華山碑奇古壯偉爲漢隸中第一顧世少完本朱竹垞跋稱其漫漶已甚僅見宋西陂所藏本完好耳此爲吾鄉顧雪坡雙鉤本起處周禮職方氏以下至位字缺二十二字旣成萬以下約缺百數十字則當時所見亦非完本矣後附臨諸跋第一跋已不全玩跋語云余家華山下則爲鄒胷伯無疑其次爲趙子函其次爲錢洪兩家詩卷首有錢希穆嗣公兩印兩跋下俱有希穆印雪坡名文淵工墨竹能詩有海粟菴集余家舊藏雪坡手寫詩稿字蹟與此恰相類道光二年六月晦日心青居士

跋

跋慈恩寺雁塔聖教序

此慈恩寺本也較之同州本用筆尤輕細石墨鐫華謂其不及同州本然疏瘦勁健別具一種風神逸少所謂多骨微肉者筋書也序與記分刻二碑序云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建中書令褚遂良書此本年月名款俱闕記云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建尙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今年月反裝於名款之後未有朱彝尊竹垞印高士奇印此二公之精審不應疎忽至此則兩印恐是後人所加耳

跋原搦九成宮醴泉銘

率更醴泉銘世無完本久矣宋學士集云自貞觀至今七百有餘歲石剝泐已久世之所傳完善者多非真本王弼州稿云此

帖得之十年前文既殘缺字亦饒餽視汴刻猶是未央瓦差不
蕩古意耳董香光云醴泉銘文字可讀者皆後人重摹此本雖
有缺文乃宋搨致佳下真一等者也孫退谷銷夏記云向於王
惟儉家得一本僅缺數字滄桑後失之丙戌春復得此本故尙
方物也雖缺廿餘字然搨法甚精觀此則完本在前朝已不可
得此本首尾不缺一字間有漫滅處文皆可讀初甚疑之細審
則神彩飛動精意古色奕奕行間視別本之清瘦全失渾厚者
虎賁中郎可以立辨矣率更正書多帶隸法首行宮字左點作
豎筆正鋒一畫乃隸體近時搨本竟作一點矣此爲宋以前搨
無疑

跋涿搨本快雪堂帖

近代集古帖爭尙停雲快雪二種停雲出文氏父子手自摹刻

固爲諸刻第一而涿州之精審麗密實不在長洲下也此本尙係涿刻迴出閩搨上近日紛紛翻刻神采全失矣

跋王叔明書後

黃崔山樵爲趙文敏之甥詩文書畫俱得外氏家法然此書古拙瘦硬絕不類松雪此外所見絕少無由證合也玩詩意係題長江圖作第五行三字下官字上疑是水鎬二字然此句有脫誤二十行墉下應是牖下之譌廿三行割據誤書割劇廿六行圖字下脫而字廿七行慮字下脫危字不知當時何以不點檢如此按叔明於元末官理問洪武初爲泰安州知州十八年乙丑以胡惟庸黨下獄死至正二年壬午去乙丑四十三載是書乃中年時隱於黃崔山所作詩中云老夫困頓今白首則詩非叔明作也

題楊忠愍公書後

右楊椒山先生題滿城風雨近重曷卷詩滿城風雨近重曷邀約賓朋共舉觴載得菊花迎客笑沽來春酒撥醅香多情破帽何須覓沾溼蓑衣也不妨寄語高吟謝無逸年年九日興偏狂先生無書名而雄勁古直自有浩然之氣貫於行間令人如對端人正士不可逼眡真字如其人也向嘗見楊忠烈公手札二一爲鮑溪所藏一在許景誥家蓋公嘗爲吾邑令故其書流落桐鄉忠愍書更如景星慶雲不可多覩矣嘗謂忠義之士其手蹟雖不工猶將寶貴之況其書精妙乃爾乎是可以知書雖末藝亦視其人之德心正則手婉應之不徇乎世而所得自異彼張瑞圖王鐸輩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書鄒忠介公手書趙文毅傳後

右前明鄒忠介公手書吾鄉趙文毅公傳并自書後卷藏文毅
七世孫同鈺家出以示余屬爲之跋按公劾江陵奪情拜杖江
陵死用薦起繼江陵者忌新進建言并忌公公屢疏乞休吳鎮
者執政之里人也以附江陵爲公所絕婚至是乘間奏訐竟免
公歸尋卒忠介與公同劾江陵得罪又同起而復蹟故於禁建
言事尤發揮痛切至謂禍甚於受杖則公可知矣嘗謂公之生
平不在劾江陵一事而在薦起後屢忤執政其風節尤不可及
夫江陵爲萬歷不可少之人奪情其不得已公之劾之自爲扶
植名教然江陵惡公猶有說也繼江陵者何所惡於公而擠排
之必力乎惡江東之李植也怒遷於公公條上東南民事則沮
之公爭三王並封則銜之摧折挫抑使之不安其位而去不去
則如公言雖曾史夷由不點不止也嗟嗟忤江陵猶得直聲忤

繼江陵者幾幾反蒙惡聲夫至斥逐其人而天下莫測誰爲斥逐者其術彌巧而身受者彌痛矣趙氏固有文毅兕觥爲得罪去國時許國所贈趙氏寶之等於拱璧海內士大夫多諷詠之此卷則世無知者無論此卷爲文毅表著心蹟非僅口澤可比且以吉水與賴易較其人品爲何如也嘉慶十三年秋八月同里後學孫原湘跋

省身格跋後

右省身格一卷前明吾鄉顧裕愍公所撰錄分子臣弟友事物身心爲八綱綱列八目每條先訟其過次求所以蓋其過者亦畧仿世俗所行功過格以功過二字別之所以通俗而勸勉初學也事不外乎脩齊語必本乎經傳間有言不該意處則以通俗語疏列於下義該而辭約迹粗而理精淺而言之則婦孺可

行進而求之雖聖賢有所未盡程子謂大學一書爲入德之門此更就大學而分條布目示人以入門之徑洵爲羽翼經傳之書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裕愍公以熊芝岡獄牽入汪文言案與楊左周魏袁稱六君子在鎮撫獄時諸公皆怨憤切齒公獨談笑自如及諸公皆被拷掠瘐死公獨從容就義以視李路之結纓蕭望之之仰藥殆有過焉則其平日之得力於是書者深也公所爲詩古文散佚不可求僅存公弟仲恭先生所爲公年譜及是書急聳同志爲之刊布猶恐俗士小儒罔識精義以是書夷之世俗所爲功過格特爲撮其大旨綴于卷尾云

書前明張修撰待漏圖後

前明吾鄉先哲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以張止菴吳思菴兩先生稱首兩先生俱不由科目而其學原本經術俱能發揮理要

要與立身行己之道相証明此止菴先生待漏圖卷系先生歸
田後清江鄭克脩所寫贈先生綴以自序一篇暨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集解易書詩春秋補傳序各一通卷尾後序則思菴作
也讀此先生之品學可槩見矣先生少年坐累戍雲南以薦爲
王府教授在永樂時浮沉於行人者二十年仁宗卽位召入翰
林宣德初旋乞歸爵秩未顯無赫赫之功故明史無傳其在滇
也纍然一戍卒耳一言定策而蠻夷靖亂者數十年及使緬甸
人嘗以賂不可則鳩之先生恩威慰諭卒定其亂而還非才德
兼備威利不屈者而能若是乎哉嘗謂有明一代專重科目士
不由此進身者不得列於顯要而張吳兩先生俱以薦起俱能
以文章品節卓然有以自見今四百年來吾鄉之掇巍科歷顯
宦者求如兩先生之品學有幾人哉此卷在先生後裔子和觀

察家觀察嘗屬爲題後卒卒未暇爲觀察之孫伯元授經於余復以爲請因書數語俾其世世子孫永珪焉夫世家巨族其先之遺蹟夥矣不爲子孫所棄者蓋鮮也而況數百年之後使人展卷慨慕其爲人者抑又鮮也世之欲託翰墨以傳於後者可
以思已

跋祝京兆草書梁紹甫善政記及孝友堂記長卷

祝京兆草書直逼王大令張長史宋元以後莫之與衡也此卷前半爲梁紹甫官淳安時善政記後半爲吾家休寧孝友堂記縱橫變化中雄渾而謹密洵爲作者極用意之筆襲東舅氏陸潤之先生以有吾家孝友堂記以歸先太守張子和姊夫爲先太守處婿館甥之日授以此卷子和寶而藏之自乾隆壬辰迄今四十有六年矣子和之孫伯元又吾姪女之所出也能讀書

喜古人名蹟伯溫甥以家傳字畫俾其守余偶過其讀書樓出此卷屬爲題識展卷而先大夫之手澤子和之氣誼觸緒紛來曷禁悲感之交集也伯元善藏之比于范喬之祖研可已

跋綏寇紀畧

按曝書亭跋稱先生於順治壬辰舍館嘉興萬壽宮蒐輯是編久之其鄉人僅雕十二卷而虞淵沉中下二卷未付棗木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有 旨勿論忌諱于是先生足本出竹垞曾抄入百六叢書顧世究罕有傳本余既購鄒刻終以未見全璧爲憾適裏東蕭君子山稱有司成手錄原書三卷因丐借校勘及展卷適爲所缺之中下二卷并後附錄一卷則所紀殉難諸賢始末爲之狂喜勝獲殊珍其字迹頗不類一手顧皆妍整中有帶草率而極蒼秀者當係原筆題爲鹿樵紀聞發雕時方更

今名也原著十五卷蕭君夫人爲司成女曾孫分授遺書適得是三卷其末卷雖竹垞當日亦未之見此固先生文章精氣鬱久必光而亦諸公之忠寬毅魄有以憑依而呵護之假手數人以合延津之劍區區翰墨因緣其所係豈淺鮮哉惜尾頁闕如此則蘭亭七字損本不無小恨爾

跋邵味閑贈公書蘇文忠桃花原詩卷

邵環林孝廉出其高祖贈忠憲公書蘇文忠桃花原詩卷屬跋其後吾邑以書名者贈公居首嘗與汪杜林宮允結伴入山臨池十年盡得古人窠奧奄有衆長諸子咸稟承家學各臻絕詣長廩承庶常工楷法次叔山編修善草書次松阿中翰以古文名家次閻谷太守善篆窠大字獨中翰不以書名而書亦絕古雅蓋皆得之庭訓者深也贈公此卷結構似蔡忠惠而筆法直

通晉人

本朝惟王良常近之中翰珍儲墨珪以圖繪連綴成

卷而題跋繫詩於後圖無款識玩其石法樹法頗類王叅煙中
翰稱其煙雲變化罔巒迴互有超然物外之意以桃花源圖名
之猶之東坡癡仇池而神會於桃原也通人慧解不爲迹象所
囿往往如是而其實意主先人手蹟奉持而不能釋乃發爲無
聊之想附之以圖又申之以詩無非寄其彷徨求索之思而又
未可宣諸人觀者當會其意於筆墨之外也中翰於書不自滿
詩成命哲嗣錫禹孝廉書之孝廉蓋學書於閩谷太守絕類蘇
文忠故中翰使之書款識乾隆戊子夏五孝廉卽於是科發解
明年春遽歿無嗣嗣太守之孫廣融爲後廣融字匏風與子爲
同年生予少時受知中翰最深省試文中翰決予第一榜發名
在第二中翰爲不平曰誰當勝之者今循覽此卷不第前輩之

風流警歎不可復得卽匏風亦已宿草而予以瓠落之餘僅得於楮墨之間想見孝思之深至爲之流連終卷不能已也今年歲在戊子蓋距中翰作詩時已六十年矣道光八年四月後學孫原湘跋

題朱文正師與蘇園公尺牘後

蘇君蘭圃潢治其大父園公先生所存朱文正公尺牘二十一通詩三首彙裝一冊見眎展誦數四爲之惻愴不能自己憶原湘九歲時隨先君子寓京師楊梅竹斜街公家之餘宅也時公與哲兄竹君學士同以文章道義傾動海內與先君子交契原湘時時得親丰采言論閱三十年爲嘉慶乙丑原湘中式禮部試出公門下入翰林公適掌院事公喜甚於稠人中呼其名曰此子故人子也假旋之曰公觴予邸第期勉甚摯及歸旋丁母

憂未服闋而公薨原湘自此絕意仕進蓋傷知我之無人也念
自髫髻時識公蹉跎至四十終獲身親受業不可謂不幸然苟
且懷安迄無成就今垂垂老矣負公之期望終無報稱之日矣
瞻仰公書能勿怛怛心動耶此冊公爲山西方伯時園公適主
晉易書院故多短札往來其第二札所云子建者指學使曹劍
亭先生劍亭名錫寶 高宗時大學士和珅家人劉全兒
橫甚曹公特疏劾之珅亦爲之氣沮時方視學晉中也

跋葉涵峯臨米海嶽字卷

葉君莪生將赴官山左迂道來取別攜其尊甫所臨米海嶽字
卷揖予言曰某少孤先君子手澤散亡畧盡此卷從敝紙中檢
得潢治攜之行篋子爲我識之子奉卷感嘆不能已已嘗思世
之人仕版者丐書要路以游揚于上官之前不足則益市珍玩

務求古人法書名畫捆載以行苟得當意通顯可立致莪生一
不措意汲汲焉暴其先世之手迹謀以誦揚其清芬又不急投
諸名卿鉅公而首以示予其用心爲何如也古之孝者一舉足
不敢忘父母故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莪生之官之日而
能不忘其親由是而試于當途思貽親令名其爲廉吏必果也
思貽親惡名其爲貪吏必不果也漢張武每節持父遺劍祭醊
而泣爲太守第五倫所知表薦于朝莪生之於此卷較之武用
意相類當世豈無第五倫其人者歟書此以贈莪生之行至書
法之妙工書家自能識別之毋俟予之贅述也

跋蔣文肅梅卷

畫梅判兩種變化屈曲動合矩度而疎密布置若有一定法者
畫工筆也疎枝直幹縱筆所之若無意爲畫而自然和洽生動

者士夫筆也畫工所作多富家庭院剪裁束縛之梅士夫所畫乃寒山偃蹇絕無人看之梅意趣不同神理迥異余見文肅梅卷二其一在竹田別駕處縱橫繁密若山坳雪消生氣獨得此卷則孤瘦挺秀如水濱籬落忽橫一枝風神尤超絕也胸中無數千卷書脫去凡俗未有不落畫工窠臼者持此以鑒別古人畫法卽以爲我輩畫梅法且可爲天下後世法

跋王石谷畫冊

嘗聞梁山舟前輩論書云人書如面目自少至老只是一副面目但由嫩而漸蒼耳畫理亦然或疑此六幅骨格未蒼非畊煙筆予謂非畊煙誰有此筆者特少作耳按畊煙生於前明崇禎壬申此冊作於丁酉係順治十四年才二十六歲正其精思冥造刻意仿古之作故衆妙具臻而町畦未化旣遊婁東爲廉州

奉常所賞得所指授造詣益微晚年遂臻神化之境豈知其堅蒼渾厚奄有宋元諸家之勝卽從此闢竇顛撲中脫化而出一輩渡江是達摩神通九年面壁是達摩修持不得謂渡江者祖師面壁者非是也吟樵精於鑒別與余坐聞濤軒中雜取畊煙中晚諸作一一印證審定如此

書張母曹孺人孝畧後

張子鑑堂旣以女弟蘭森孝行聞於朝復念母夫人壺德弗彰撮其事實以徵文字余授而讀之其相夫以莊其事尊章以敬及爲未亡常齋布衣三十年不變舅姑之喪葬祭盡其哀禮姑嘗患疽潛割股以療尤人所難者因而歎孝女之孝之有自來也嘗謂門內之行非督促責勵之所及其潛移默化有莫之致而至者觀乎賢母之行而女之孝益彰所謂以言教不如以

身教置其然矣鑑堂旣不死其妹復欲歸善於親其用意肫摯亦非世俗所能及此益可以徵母教也

書吳節婦傳後

吾友吳君瑱儒間出太倉馮偉人所誤其母夫人傳見示碑書其後瑱儒吾畏友也於經史罔不淹識而尤究心於程朱之理平居布衣疏食一編外澹然無營心知其學之有自來也及觀傳所載夫人教信力學務節儉讀稍廢輒呵之曰汝家孤貧讀書不成卒爲人下乎又嘗謂人生所重不在服用華豔兒異曰無忘斯語信斯言也吾固知其學之有自來也世之教其子者亦孰不勉以力學務節儉懼其卒爲人下乎顧力學欲其致貴也節儉欲其致富也懼其卒爲人下者正恐子之安義命樂貧賤不得窮宮室之美侈服御之華以大快其欲也而豈真能審

所輕重哉今信不以俗學誤其趨不以口體累其志處編氓之列而一二搢紳先生且抑然下之非以服用華豔之外別有其足重者與嗚呼爲人父者號爲讀書知禮而於義利之介名實之辨有不能申之庭訓者況敢求之巾幗中哉豈不難哉豈不難哉若母之節操禮度馮君序之詳謹擇其言之可傳者書於後以復吾友云

跋歸氏義莊記

天下之人情未有無所維繫而卽安也而其道必自近者始禮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然後樂先王之重宗法也如此蓋君之於民遠矣立宗子以維繫一族則勢近而情易通故古者世祿之

甚切萬一糗糧不具竟弗克行大懼負良友意既又思之閣下望我之意豈在是哉士君子得行其道與否要與氣數相關不可強而求也今日之進身卽將來之行已如急科名趨勢利宛轉求貸以期必得亦與漕規何異枉尺直尋古人所不爲也況試於禮部未必成進士乎況成進士後未必得行其道乎今之勸駕者必曰不成進士不足以愜親意某獨以爲不然夫勢位富厚豈有窮盡幸而登館閣歷清要洊至尙書侍郎必又曰不入閣人子之孝思猶未致其極也此直以貪鄙勢利之心測度其父母稍知義理者忍爲此乎天下惟仁義之所在一毫不可讓人有進着無退着其餘則量力而進知難而退任乎自然而不强爲其所不必然雖終身由之可也故能行則行不能行則不行可取則取不可取則不取其行與否則憑之天也其取與

否則衷諸義也聞閣下歸養之志甚堅將於明歲春融回籍此時賢所依忍不能決者閣下毅然行之且諱言終養而托名於暫假簡齋先生所謂終之一字人子所不忍言尤足見閣下愛親之心永永無已此意閣下未嘗宣之於人某以私意測度固知閣下必出於此無疑也已爲布之戚友導揚仁孝閣下能不許爲知已乎

復顧容堂都門書

容堂足下辱來書謂宜留意舉業毋專事古學僕雖頽惰敢不承教雖然僕之舍舉業而不爲者非能甘貧耐寂與時乖忤以爲名高也蓋嘗聞諸夫子矣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而謂僅僅通之時文尙不可亦安在其爲能詩乎僕固不能詩而於作詩之道竊嘗聞之棄舉業

而言詩是失忠孝之旨也舍學古而言舉業是求倖進之術也而又實無可兼及者一念學古一念作時文此兩失之矣夫誦詩讀書期于明理理明自無所不工而何有于時文惟專于時文者于理必不明亦必不工今之挾兔園冊者且曰古學足以妨舉業竊以爲古學者世俗之說也所以別于時文也吾輩直學而已不知所謂古學又安知所謂舉業耶足下貫穿古今明體達用此理奚待僕言而不得不言者恐世俗誤會足下之言謂士子宜習舉業不宜學古失足下立言之旨且以貽學者羞也用敢不避譴責瀆奉清聽幸垂鑒焉

天眞閣集卷四十四

天真閣集卷四十五

文七

昭文 孫原湘 子瀟

書

與邵虛中書

承示易說及揲蓍法象淺學蒙昧何足以窺見萬一微特問道於盲而已惟以象傳移置彖傳之前此誠千古創見使讀者眉目一醒然禱昧之見竊終有所未安者蓋彖者文王所繫之辭而孔子釋之象者周公所繫之辭而孔子釋之大象傳統論卦象故不得不列於爻辭之前其是卦象爻象皆因周公之爻辭而發揮之文王以前不言象也尊見以卦象爲贊宓犧所畫之卦是誠然矣然夫子當日繫易要自先作彖傳後作象傳緣彖傳專所以釋文王卦辭而象傳固周公爻辭皆言象故先總釋

於前而件繫於後夫子自云述而不作彖者述文王也象者述
周公也如謂象傳所以贊宓義之卦以世次爲先後則必且躋
之文王卦辭之前而後可矣先儒非不知移大象於卦辭之前
睂目更爲清醒而斷斷不敢者以序彖繫象乃夫子當日手定
之次序如移大象於彖傳之前不特將文王所繫之彖辭與傳
隔斷且以釋周公者置之釋文王之前周公子不先父而謂夫
子敢以釋臣之辭置之釋君之前乎易卦首乾坤示君臣之義
也躋象於彖先有臣先乎君之象故夫子不敢也如謂大象因
贊宓義而作勢必更躋於文王卦辭之先尤夫子所不敢也且
非述而不作之義也

答某孝廉書

比因餘杭之役留西湖十日歸見案頭手札知以代作某翁壽

言見委且謬採虛聲必以韻語僕自痛遭祖母之喪不作詩四
閱月矣禮大功廢業近人三年之喪多有飲酒食肉者非不通
達世故然問之此心恐未必安先儒云勿以過小而爲之期服
作有韻之文過非小矣雖違衆寧守此硜硜之義耳且僕之不
能代人作詩不自今日始也足下見僕向亦曾間一作矣不知
向之所爲皆出于不得已或尊長之命朝征暮斂不復可耐又
萬萬不能辭乃命六歲兒子阿安綴葺成語爲之間爲黠竄一
二字而已今春此子已夭痛入心骨大兒年十二僅能作五七
言短句耳僕自失此捉刀人遂畏聞乞詩之請根觸舊事益痛
慧根不祿泪涔涔濕衫袖也今將別乞吾友爲之藉以塞責僕
且不耐人乞又安能轉而乞人乎況足下徒以鄙人之名耳他
人爲之無論不工卽工亦必不當足下意如掠人之美以爲己

有是欺吾友以欺足下尤僕所不爲也聞足下所壽某翁乃富人也富人必不知詩足下能自爲之固佳不則以半斗麪供其家作湯餅足矣何必屑屑于此徒以他人之詩往是欺某翁也盍以僕不忍欺足下之義行之某翁可乎足下古道照人昨見僕衣紫繭袍謂非期服所宜聞命卽敬易之直諒之德佩且弗諠又何忍以足下故陷僕于不義哉

答釋大乘書

來書以地獄有無爲問夫地獄者浮屠之說也師爲浮屠乃不自信其有而致詰於予予又惡能決其有無哉無以與師言聖人之道乎所謂地獄者謂補王法之所不及也先王設肺石入鈞金聚罷民而置圜土所以慎刑罰也獄詞成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大司寇以獄成

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詳且慎如此安有無罪而反收有罪而得說者哉噬嗑之辭曰噬嗑亨利用獄象曰雷電噬嗑先生以明罰敕法賁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旅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四卦皆言獄皆取離象噬嗑豐則兼取震賁旅則兼取艮非震則無斷非艮則無節而皆取離象要以明照爲主夫離日也君象也日光無乎不照有不照者地之下也地安得有獄哉地獄之說其起于衰世乎曰旣西傾墜于重淵人世幽如漆城斯時日之光在地矣衰世之君無明德以明天下刑政不修賞罰倒置奸邪讒佞之夫僥倖苟免而忠臣良士悲憤抑鬱無可告訴譬如幽晦之夕瞢瞢罔睹乃思地下日也聖天子在上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如日之麗乎中天與萬物相見所謂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也愛之時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不仁者遠天下咸服離之衆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書曰重華協于帝人君明明德于天下好惡得其平則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人世之獄且可以不設也

與言雨香書

昨兩邑尊似乎拘泥部文必俟

哀詔到日始行成服舉哀

愚意以爲非也

龍馭上賓普天臣民宜如何哀痛豈有

聞信之後不過摘纓素服泄泄然靜以待之者乎計算

詔

書到日必得一月以外此一月之中臣民哀痛之情將抑而不申乎且聞省垣中丞以下無不成服哭臨矣豈大臣得盡哀痛

之情而下邑臣民獨非

大行皇帝所休養生息而能慙

然強制徐以待

詔書之至乎部文云云不過一時議私未

定倉卒馳告之文不足爲典禮須知此番之

上諭便是卽

位之詔書初四之部文卽同頒告之

哀詔復何遲疑觀望

乎普天之下莫非臣民忠孝之情發於本性部臣能禁抑天下

臣民哀痛之情鬱而不發乎如以

詔書未到成服哭臨爲

非則中丞以下先當其咎矣又何獨下邑乎鄙意以爲宜再商

之兩邑尊遲至明日必應舉行成服典禮如邑尊堅執部文則

我紳士耆老應就書院中恭設

大行皇帝龍位先行成

服舉哀以盡臣民螻蟻之誠確守部文者當官之事不能自己

者臣子之情不妨各行其心之所安也如何如何望亮督示復

不宣

上巡撫侍郎韓公書

名文綺
浙江人

閣下客保爲懷仁風普被近追清恪遠紹文襄比者屬邑水災
常昭尤甚田疇淹沒廬舍漂流閣下軫念民瘼定已飛章入
告災黎喁喁觀聽引領而俟救援矣顧竊謂議賑議蠲者一時
之策以蓄以瀉者久遠之圖常昭三面傍湖一面傍海湖資灌
漑海備宣洩而凡蘇常諸水東北出海之第一要河則白茆港
是也蓋太湖之水自長元錫金而下者旣東注於蠡湖易城隗
偃巴城諸湖而江錫諸邑接受宜溧諸山之水又迴環而聚於
昆城華蕩尙湖等巨渚咸賴白茆滙歸以入海故白茆通則長
元錫金東注之水咸有所洩太湖底定而七縣爲樂國白茆不
通則常昭固爲鄰壑而長元錫金諸水皆無所洩而太湖不定
故曰三江旣導震澤底定三江無定說前明耿橘以爲吳淞江

婁江其一卽白茆也自乾隆三十五年前巡撫薩公奏請開濬歷今五十四年而其實淤塞者已五十年矣現在沿海三十餘里久成平陸東洩之道旣絕西來之水日瀦昭文之低區一帶幾於歲歲遭淹一遇大澇如嘉慶九年已極沉竈生鼃之苦至今歲而被災更甚矣推原其故不得不歸咎於前次挑濬之不善也大凡沿海之地多沿邊高而腹裏低潮汐拖泥夾沙能入而不能出所以白茆故道向本紆回曲折又層層建閘築壩以爲之防蓋曲則泥沙不能直入閘則隨時宣洩而潮勢不能冲涌而進前人講求水利者立法至善自乾隆三十五年以糧道朱公之議開壩之有碍潮汐者則拆除之灣漲之被民侵占者則取直之潮泥晝積夜浮遂成平陸不及十年前功盡廢此白茆固不可不開而開尤不可不亟復故道也閣下目擊災傷聞

心水利業已委員查勘居民又喁喁觀聽引領而望畚鍤之興
矣其幸托仁宇仰體慈懷誼關桑梓之間敢獻芻蕘之末並呈
白茆水利圖一紙以備省覽伏冀博採輿論詳察地形確估工
程實規經費繼救荒之奏而請水利之修俾蘇常兩郡之州郡
均沾蓄洩之宜而常昭四境之低區永免沉淪之苦國家所
以委任閣下與閣下所以上報主恩者在此一舉矣冒昧干
瀆死罪死罪惟閣下亮之

與李申書

申書三兄同年足下睽別廿載音敬久疏比聞主講旣易動履
清吉著述益富懷想之積逾於陵阜計同年中志趣各殊升沉
迥異出處之際差相近者惟我兩人耳雖學業判途地土之扞
言不能攀天人之清尙要其自得之致所謂求足於已而不移

於物者竊有同志焉張君月霄攜示尊製兩漢五經博士考序
傷絕學之晦盲歎俗儒之陋劣扶持經術之意溢於言表所謂
有道者之言不應如是耶顧末學鄙見竊有未安者中間議鄭
學一段是也康成氏爲漢學之宗自來說經家無不俎豆奉之
者今一旦謂之望文穿鑿謂之輕侮道術且謂之漢學之大賊
發人之所未發言人之所不敢言所以扶持經術者用心甚深
且摯鄭氏如平王之孫不顯成康等注謂之穿鑿誠穿鑿也如
亦旣觀止以其婦子諸解謂之輕侮誠輕侮也賊本訓害猶言
妨於漢學云爾然世之能識此意者鮮矣俗眼見駱駝猶稱馬
腫背今以千秋尸祝之康成而直比之害苗之蝨賊有不走且
駭者哉昌黎氏有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竊願足下渾舉其義
而微隱其詞舉其義以明經術之必醇隱其詞以使讀者之自

悟譬如爰書定案正不必戟手痛詈而論始定也月霄將以其書錄諸梓藉有道之言以傳信於後人某非敢於尊見有異同也正惟深然其說尤願後世之人皆尊而信之無復遺議用敢布其區區語狂且直幸賜裁答不宣

與平叔弟書

外臺之職在於平獄而今日州縣所上之獄詞舉失其實矣有關於考成者則避之有碍於參罰者則諱之有防爲上司駁斥者則改之有心爲同寅回護者則遷就之有關處分輕重者則必避重以就輕有係罪名出入者則多救生而置死獄詞之情節訟師之刀筆也犯人之口供幕友之文章也雖使廉吏清操能員敏斷以上諸弊在所不免而况苞苴詭法胥吏舞文更不能問然則臬使所據以平反自分爲廉平仁恕者果足恃哉鄙

意以爲已定之獄詞不足信而現在之口供可憑也但核其情節可疑者虛心鞫聽聽駁一二案則州縣畏其神明不敢誣罔矣更密訪一二豪猾訟棍發其實蹟畀諸遠方則舍沙射影之徒聞風而遁矣然後予之以蘇息與之以文教禁革違禮之事刊行訓俗之規務使民知禮義而獄訟不興蒸蒸焉治近於古而後爲吾道得行而後無負於讀書明理此雖迂拘之論近於老生常談其實古聖賢服官行己之道不外乎是願吾弟垂覽而采擇焉幸教不宣

與昭文臧邑侯書

有新芝
山東人

閣下胞與爲懷惻隱在抱凡屬被水之區已蒙詳報災荒飭查饑口窮黎卽日可邀撫卹矣而高區木棉之地自七月以來風雨漂搖鈴朵黃落屢經削草竟不成花功本全拋人力告竭現

交白露而苦雨不休花地與稻田同歸於盡矣父臺軫念民瘼親經履勘定已洞悉情形但花與禾苗微有不同禾則一望汪洋其荒立見花則鈴杵已空而莢葉如故內有荒之實而外不見其荒之形實則無所收成高低則一也目下高區之差勝低區者屋無冲塌民不病涉耳其婦子嗷嗷饑寒交迫與低鄉無以異也現在撫卹事宜稽查已定自難遍及而將來放賑時自應仰體皇上無使一夫失所之意凡屬被災之區一體普賑但賑務定於災分欲使賑卹之咸周先須災分之廣及災重則澤可普被災輕則勢有偏枯父臺仁心爲質自必預事綢繆而基等蒿目如傷竊敢再爲請命現報各屬災分自五六分至八九分不等統計昭邑總在八分有零然此係木棉未經全荒之時所定分數今災既有加無已事須隨步換形仰懇父臺將連

日履勘情形愷切稟報務使上臺洞悉下情定災至九分以上則賑可加展而恩無不周彼水鄉饑雁固可免中澤之哀卽高地窮黎亦不致向隅之泣涵濡德澤沾被無窮某等誼切維桑亦代深感涕矣

與臧邑侯書

前日所送匿報富戶之梅李鎮地方張啓榮昨知已蒙訊明釋回仰見老父臺體恤地保勝於赤子爲地方官者存心固應如是敬服敬服但事有不能遵辦者尊諭將經造所補開八戶着落經造往捐夫前日父臺所傳開報富戶者地保也非經造也此事原與經造無涉今地保匿報爲人家之所感經造補開爲人家之所怨必須將匿報之人治罪於前然後可着補開之人立功於後使各富戶咸知匿報之非而補開之是則經造方能

着力今既將地保釋回是父臺方且以匿報爲是則富戶焉得不怨補開爲多事此八富戶者方切齒痛恨於該經造今反着其往捐是以必不可行之事責之必不能行之人及至勸之不一靈適以全地保並非匿報之名而陷經造以挾嫌妄報之罪在父臺曲護地保才難經造此番作用誠非愚昧所能測識但所開八富戶原非經造自開乃局中押令開出者也與其往勸不靈徒顯勸捐之多事不如不往勸之爲妙矣業將所補開八戶悉行扣除恪遵地保所開之七戶卽請地保往捐以仰體老父臺重託地保之至意特此致明謹啓

與臧邑侯書

謹啓者頃於廟門照牆上見有揭帖以請平花價求公局代爲呈請云云今歲荒田籽粒無收貧民全賴紡織以延殘喘不意

七八兩月以來花地連雨歉收木棉僅存十分之一花價自八九十漸長至乙百一二十文矣貧民買花一斤去子彈熟僅得五兩以外以乙百二十文之本錢費三四日之功夫紡紗五兩而賣紗每兩不過十八九文本錢虧折是以城鄉貧戶盡行失業饑寒交迫流丐滿途實有目不忍觀者揭帖並非虛語也蓋凶年布不流通紗價不能不賤所賴花價得平則紡織之人尙可稍沾微利今富戶花行居奇積塲以春間三四十文一斤之花倍而又倍以困貧民非求出示平價何以安失業而慰災黎查本年米價疊荷老父臺勸諭平糶禁止出境如此荒歉之年不至分外騰貴者皆出自仁心惠政布置周詳萬民無不感戴今富戶花行以昂價致民失業與米行之囤積病民厥罪惟鈞米價可平則花價自應一體均平貿易況計其春間所塲之本

錢卽賣至八九十文已屬倍價仰懇父臺軫念民瘼立卽出示曉諭俾貧民於寒風凜冽之時仍得藉紡織以救凍餒則感戴鴻慈不獨身受者已也再近日米價每石驟長三四百文其勢漸增亦不可不慮應否如何示禁并候尊裁

與臧邑侯書

前日一函奉啓蒙父臺俯從所請立將花價減定至八十文出示曉諭仰見軫念窮黎剔除牙弊仁心惠政沾被無窮實深欽服無如奸牙詭計法立弊生向來秤花多用廿兩秤所謂烙秤是也卽零星拆賣亦用十八兩秤今自奉定價之後花行悉改用十五兩三錢秤價則遵官秤則私縮貧民買花一斤較之米定價以前驟少至四五兩而藉口減價選用大錢較之乙百一二十文之價貧民轉更受累似此易奉陰違病民漁利災年悞

獨何堪此奸僧之盤算仰懇父臺再行出示禁諭令各花行一
遵向來所用之烙秤毋得私用小秤庶幾法立令行俾小民實
沾惠政之恩而不受奸牙之困以安失業而惠災黎實爲德便

與楊觀察書

名本昌
雲南人

今年水災田沒窮民無籽粒之收常熟西北高區雖稍有成熟
不過十之二三明年兩邑饑民藉以苟延殘喘者卽此高區一
隅之米業蒙各大憲念切民瘼奏准常昭兩邑一律緩征誠
爲地無所產不得不稍留餘粒以濟饑民也茲聞有寶山縣奉
憲文移來常熟採買白糧者聞之不勝駭異本邑應辦白糧尙
且緩征不得不籌欸於異地豈有反資鄰邑採買之理若鄰邑
採買則慷慨放行國課征輸則轉行停止是旣荒國課又
奪民食雖愚者知其不可也況太屬之荒減于蘇屬豈有反向

極荒之區作此移粟之計寶山卽欲採買儘可向不緩征之鄰縣以圖裒多益寡若於敝邑因糧則松太諸邑皆可聞風而來常邑一隅之收成其能供四處之採買乎在憲臺一視同仁自可無分畛域而某等情關桑梓斷難兼顧鄉鄰非敢爲過糴之謀未妨援閉戶之例伏乞憲臺收回成命堅謝鄰封俾兩邑災黎不至卽填溝壑某等亦感戴仁慈於靡旣矣

贈送序

送張子和會試序

余九歲時聞里中有賢而才者曰張君子和閱一年君來贅余家里中人以羊酒來賀咸稱先大夫能擇婿先大夫亦深自負謂此君不十年當致身青雲及余已亥應京兆試與君同爲國子生試于大司成名或相上下余始慨然念君之不遇久矣癸

卯復同試北闕丙午同試南闕時君已歷九試余亦歷三試報
罷後予扼腕歎息君惟蹙然自咎以爲士不通經文雖工不足
用益發憤讀書大肆力于根柢之學歲戊申約同北上有日矣
會余遭祖母之喪先大夫以成都別駕隨征巴勒布不獲時歸
家無期功之親余不果行而君卽以是年獲雋計君浮沉槐市
中蓋二十年矣報至蜀先大夫已衰毀致疾令人代作報書紙
尾附一行云病不能書期于勉力而已烏虜方君新婚之夕先
大夫對客自喜時所期望于君者不料二十年後始驗而又適
當從戎萬里之外終不獲親見之也今年正月君將赴計偕臨
別索言爲贈猶憶癸卯夏五同自上黨入都先大夫置酒德風
亭指君與余曰使二人爲同年生余復何恨今君猶得慰期望
于生前而不肖且無以慰先人于地下如余者復何言哉顧予

獨念君成進士先大夫意始愜而惜乎并不得如舉孝廉時尙
得于萬里之外一聞君之遇也故于君之行感極而悲蓋不獨
離別之爲念矣

送督糧巡道許公之任江西按察使序

各北橋
湖北人

嘉慶九年夏五月江南淫潦田疇漫淹吳郡諸屬尤甚鉏耨就
閒雞犬漂沒市民縣舖而食野外數百里無炊烟于是鄉里無
賴呼召輩類操白梃橫食于貧豪居民大恐郡將發卒勾捕則
纍纍如豕羊一日至數十案常昭爲大都曾爲比鄰資糴奸民
酤販復潛載出海謀重利富家無越歲之藏不幸水旱則轉就
市乞米市亦爲空民無食者相率呼號縣官饑餓愁冤閭巷相
屬當是時兩邑之人殆無生理漢陽許公觀察此邦慨然曰天
其降凶罰懲我吏民則奚辜飭邑令嚴市禁杖諸少年而貸其

死親行諸鄉察其災之等差請中丞聞于朝天子下詔

議蠲地丁錢更議所以撫綏民者秋八月中丞下其議于更時

公監省試入闈就闈中啓事力言緩丁錢不緩漕米有不可者

三故事南米遇災則緩今不緩米破歷代成例貽天下後世口

實不可一民既納上忙錢矣徒緩其下忙使易米而納而江南

賦米三倍錢民必無力者轉以藉口不可二民負則官徵

益急使民無佗徙取民怨而無補國計萬一鄉農效諸少年

而起何以靖之不可三爲通倉計應請戶部合天下籌之奚獨

取盈于災黎十數萬之米于通倉爲數少于江南爲害大非仰

體聖主愛民之心啓上中丞動容入奏天子再下

詔蠲緩江南漕糧如石命有司發廩賑荒民大悅遂進徒史

里胥詔之曰朝廷傾府藏拯民死若曹敢匿饑口減豆區使

一夫不獲者罪與盜公帑埒皆頓首謝不敢復進士大夫耆老而告之曰上之德意至矣推大究通豈不在鄉黨遂開捐

賑公局踴躍輸助者八百餘人得錢三千五百萬有奇領以謹願之士俾次第授民非明年麥大熟勿罷部署甫定天子

命公陳臬豫章瀕行民道遮公曰公潛我奈何棄我去扶攜老幼送公境上昭文孫原湘進曰公之惠我民者大矣惜不獲終事公然公亦何能忘我民也自公之來盜賊屏衰市無奸宄使既公之任清寧恬愉民食公之德而不知所自來公所樂也今者勞神焦思挽回非常之災出溝壑衽席之而後民乃知公潛我斯則公所感然以爲不幸而享仁人之號者也夫人至疾痛慘怛而後父母之恩見豈父母之所樂哉雖然民則幸矣近世官與民雲泥然位至監司則去民益遠今公愛民民亦愛公上

下之間藹然以真意相接我民繼自今耕作以時年豐而人和其能勿思公設不幸而復有今日之事其能勿思公是公雖行而公之留于民心者無窮也

贈胡緩溪序

胡翁緩溪隱于畫于山水室屋翎毛花卉百不能也獨能爲人寫真自項背以下又不能也以俟人足成之邑中無老幼男女無不願得翁畫畫亦無不肖所得值閒以濟貧乏隨手散盡恬如也以故士大夫益樂與翁遊予嘗一日至其家見丹青者數輩操器侍側翁曰某作亭榭如式某爲雜花布置之屋以外一邱一壑則某事也皆應曰唯退而思之翁之所能者少而人之能皆爲所用翁不可謂不能矣夫小智之徒沾沾自喜務以其能掩人而不知事之無成未始不由於此君子則不然因天下

之材任天下之事使天下人人各盡其能而已不尸其功故以濟天下而無難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古之爲大臣宰相者蓋如此翁之道近之矣夫自知其不能兼衆人之長降而至于寫真又降而至項背以下皆棄去不爲翁可謂能下人矣夫惟能下人故能用人然非審知人之所長則亦不能用以有成然則翁之智蓋尤在知人哉

贈馮偉人序

本朝之能爲韓柳歐曾之文者魏叔子汪堯峯外如方望溪姜湛園邵子湘計甫草諸公皆能根柢經傳規矩理法以蘄至於古人之立言自乾隆中葉以後通儒上材咸修賈鄭之學束韓柳諸家之文不觀能爲散體文者惟定興王芥子江都汪容甫及太倉馮偉人而已觀察吾不及見見其文十餘篇雄偉奇恣

有班馬之風容甫吾識其人然其文不多見見一兩篇耳識其
人讀其文與上下其論議者惟馮君一人君淡于榮利避世俗
華靡若避鉤棘鄉舉十五年未嘗上春官予自上黨歸錄所作
詩呈吳愬甫先生君從吳先生處見余詩而善焉自此遂定交
示予文一卷曰吾非能效古人之立言也言吾之所欲言而已
余受而讀之昭昭然若耳所習聞也目所習見也徐而察之浩
浩乎莫能窺其涯涘也既卒業嘆曰昔昌黎與李翊書曰非聖
人之志不敢存曰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原氣盛則
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今君爲古文於舉世不爲之時志
既定矣不志乎利窮經以終其身氣益充矣故行文理以爲宰
而氣輔之昭昭然者理也浩浩乎者其氣也理氣自在天地天
地自有理氣與人唯君能勿失耳君之所以自樂而不厭者其

在斯與君嘗語予古文間架最難識吾於歐曾識其具體矣於韓子吾識其面於司馬遷如隔帷而望其影於左邱明望之若在霄漢能辨其腠理血脈者惟歸熙甫耳顧君文不盡類熙甫而其言若此予惡能測其所至也

壽序

代家大人壽張母錢孺人七十序

乾隆五十年冬十一月余由潞安守左遷通判成都親老矣家貧非祿不爲養而又不忍奉親遠涉熒熒一身子然萬里自念不如老而貧賤者終身得奉母以居也客自南來得余壻張變書明年爲母錢孺人七十乞余言爲壽其言曰變少孤賴吾母教之讀書年已逾壯不得一第以爲母懼將於明年二月北應京兆試而於正月之吉稱觴於家噫余蓋重有感矣以余如變

之歲筮仕已久始宦涿鹿繼遷潘陽皆未奉吾母以道之遠也
比守上黨始迎養官舍去年解組吾母旋南歸溯自遠宦二十
年以來承歡膝下二年耳其間或適百里或數百里猶未能晨
昏無間今變以逾壯之年日奉北堂復有薄田百畝甘旨無缺
雖長貧賤可也復何戚戚焉慮無以爲母歡哉設使其年未及
壯致身通顯一官萬里南望白雲家有倚閭之人室無視膳之
子未有不翻然自悔其不如貧賤者也或者曰顯親揚名孝之
大者夫名孰爲大孝親爲大孝親何先養志爲先固未聞有寢
門之地歉然未盡而能立身行道以務乎名之得者也變其勉
乎哉春氣暄妍春酒馨冽正壽母之日也牽衣笑語扶杖舍館
天倫之樂有不可量者余故不覺蹙然自咎以爲凡爲人子無
如余者而變亦將有遠離之思其以余爲鑒也

天眞閣集卷四十五